



那些久远的事就到这里;从那天晚上开始,Apple和Blackberry就不仅仅只是两种水果了。花街的后半夜十分安静,没有狗咬,没有鸡叫,走夜路的人都提着脚,运河上的船只能顺水漂:不是因为这一段辟为旅游区不能随便让船走,而是行船的人担心,一桨子下去掀动水声,会把自己给吓着。初平阳清醒累了,清醒的确是件相当费力劳神的事,他开始混沌。而赤裸的脚后跟显然又是一个饱含情欲意味的象征,初平阳在混沌沌沌、似梦非醒之间想到了舒袖的身体——我说的是清除了所有衣服遮挡之后的身体,唯一的那个身体,伸手就能触摸到温度和爱的那个身体。初平阳想,舒袖,她的眉眼、眼神、鼻子、嘴和牙齿,她的下巴,她的脖颈与锁骨,她的胳膊与桃子一样的乳房,她的圆润、富饶的小腹和启示般的肚脐眼,她的美好的从小腹到两腿之间的三角洲,她的弧度和幽深,

她的并拢和交叉的两条腿,她的闪着光的脚踝和脚后跟,以及小巧、干净、脚指头。她不瘦,但也不胖,她的每一个部位都长得恰如其分,她的她,他的她。初平阳在昏沉中觉得自己流了眼泪,他多想伏在这样一个青草地般的身上啊,然后他睡着了。

至于夜里做了什么梦,就不必详细说了。初平阳被嘈杂声从睡眠深处一寸寸拽了出来,很多人在远处说话,机器沉闷的轰鸣,石头和铁器的撞击声;上午九点二十五分,初平阳伸了一个懒腰。他从楼上下来,父亲在练字,母亲在给阿尔巴尼亚打毛衣,一边听着电视戏曲频道里的黄梅戏。他们将要去的城市冬天比花街冷,阿尔巴尼亚出门需要穿件衣服。当年母亲非常喜欢舒袖,固然是因为她和儿子好,长得漂亮,家庭也好,还因为舒袖的黄梅戏唱得好。唱得如何,起第一个调就知道,她做姑娘的时候是文艺宣传队的骨干,那时候正值“文革”,村村镇镇都要文艺宣传。她觉得舒袖条件好,第一声她就喜欢。她给儿子冲了一袋高宝白咖啡。

初平阳的生活有自己的规律,早饭在十点左右吃,午饭拖到下午一点半。所以初医生两口子早饭从不叫他,午饭一家三口一块,一点半左右。初平阳冲个澡,洗漱完毕,吃早饭时问母亲,外面闹哄哄的都在干什么。母亲给他削了十个荸荠,生吃败火的。

“那劳什子翠宝宝纪念馆,教堂旁边。”母亲说,“太阳出来了,趁天好赶紧干活儿。”

“谁的纪念馆?”

“翠宝宝,就那妓女。”初医生插了一嘴。

“文化局让你给写文章的那个。”母亲说。

初平阳差点被鸡蛋黄噎着,那个翠宝宝就是一个传说啊。就算有这么个人,也轮不到花街来给她建纪念馆。去年,他在写博士论文,市文化局一个姓顾的科长打电话给他,说是受文化局领导和旅游局以及沿河风光带管委会的委托,打算约他写一篇研究翠宝宝的长文。翠宝宝你是知道的,运河上下无人不晓的名妓,满清入关,她一介风尘女流,持志守贞,誓与大明共存亡,最后不堪清兵凌辱,沉尸运河,成就千古佳话。你在花街长大,花街你也是知道的,多少年来都是方圆闻名的烟花地;你是故乡的大才子,由你来写我们放心。初平阳发现这里有个奇怪的逻辑,就因为他从花街出来,就该他来写?翠宝宝只是个人名而已,那时候别说运河上下游,单在运河的行船上就有一大群妓女。

“我们打算让她住到花街上。”顾科长拉直了舌头跟初平阳说普通话。

“问题是此人真假尚须考辨,但肯定没在花街上待过。传说中她在会馆里做生意,花街只是条巷子。”

“所以我们说‘打算’,让她先住过去再说。”顾科长说,“只要你们这些大学问家多写几篇文章,说这人活过,她就活过。再说,你怎么知道就没这个人?你怎么知道她就没在花街上待过?咱们花街再小,几个像样的妓女总是盛得下的。”

这种道理初平阳谈不下去,赶紧以毕业论文任务太重回绝了。两个月后,顾科长又打电话,初平阳说论文还没过半,另请高明吧。顾科长相当惋惜,说:

“家乡的百年大计啊,你是能尽一份力的。”

初平阳想,你让我给故乡扛大包我都愿意,这事不行。原来是要争个名人来搞旅游。初平阳觉得怪怪的,不是不能给妓女建祠立传,很多风尘女子比我们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干净一万倍,只是,煞有介事地将一个传说强行坐实到花街上来,简直就是明火执仗地无中生有。想想吧,花街上突然出现一座富丽堂皇的妓女纪念馆。

“儿子,别自作多情,”母亲给阿尔巴尼亚比画着毛衣长短,“我跟你爸和房子都在,三年你也就回来这么一次;等我们都走了,大和堂也没了,十三年你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。别故乡故乡的,跟嘴上挂着猪头肉似的。”

初平阳吃完早饭准备上楼,父亲叫住他。早上有两个人来电话,打听他们的房子。初医生没听明白对方是干啥的,反正报上来一大串名字,听着像公家人有了兴趣。

“你怎么说的,爸?”

“我说,这事不归我管,咱们家我儿子和我老婆当家。”

“听你爸话说得跟花喜鹊似的,”母亲哼一声,“三十多年了,我买哪一双袜子回来没跟他报账?当了一辈子甩手掌柜还喊冤叫屈。”

初平阳笑笑。“爸,再有人问,就说房子有了。”

外面响了一下喇叭,一辆红色的甲壳虫停在大和堂前。车门打开。初平阳看见他妈的脸瞬间耷下来了。舒袖抱着个孩子走过来,她把头发剪短了,人胖了点;孩子剃了个光头,大脑门,穿一件迷彩背带裤。她站在大和堂门槛前,对初医生两口子说:

“叔叔、阿姨好。平原,对爷爷奶奶笑笑,笑大一点儿。”

(未完待续)



陈彦 (连载 27)

“你知道他去哪了?”

“那是个闷葫芦,除了推磨、压面,平常也不跟人来往,我咋知道他去哪了。只听他说:我就不信,还没个世事了!”

从牛存犁家出来,他又急忙夹着车子朝镇上跑,为了加快速度,甚至连屁股都没落座,始终前倾身子站着蹬。赶到镇上,他还是先去了一趟派出所。何首魁刚从孙铁锤家喝酒回来,头有点晕,眯瞪了一会儿,就开始办案了。从年三十晚上到初七,所里又抓了好几个偷树、偷牛的回来,还有打架把胳膊打折的。何首魁气得把桌子拍得响:“你脑子进水了,大过年的,也不让人安生。还指望派出所给你管吃管喝得是?我都想把你这伙驴日的皮捋下来……”

安北斗在门口晃了半天,何首魁才极不情愿地走出来,问:“咋了?你就这好凑热闹的?还是温如风那事?让他跑嘛!我就奇了怪了,你们怕他个啥?”

“何所,你看是这样,南书记来电话了,让一定要找到温。并且让我给你传达一下,再不敢让他到县上去折腾了。大过年的,闹着对镇不好。”

“就是你们前怕狼后怕虎,才养成了这伙人的瞎毛病。他闹腾能咋?案没破么,非让我弄个冤假错案才都满意的?县公安局不是也上手查了么,破案就那么容易?我吃了几十年公安饭,就总结了一条:要听人瞎忽悠、瞎指挥,一旦乱了阵脚,百分之七八十都办成了糊涂案。”

“那你说温如风挨黑打,就跟孙铁锤和叫驴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?”他在问这话时,叫驴正在院子的偏斗摩托上帮忙铸人,对那些不规矩的,时不时还给一脚。叫驴穿的是黄色大头牛皮靴子。

何首魁说:“从所有证据链看,孙铁锤和叫驴都不在现场,他们没有作案的可能。我已反复取证调查过,也不能冤枉人不是。”

“会不会是他们指使人干的?”

“指使谁?在哪里指使的?都查无实据嘛!”

安北斗哀叹了一声:“咱们今天真不该到孙家吃磨盘会。”

“吃磨盘会咋?吃了他孙铁锤的,只要他犯了案,照样逮。都叫我何黑脸,不就是说我翻脸不认人嘛!”

“孙铁锤家请春客,兴师动众的,群众可能看着不顺眼。温如风本来推钢磨都开张了,结果看我们都去孙家吃五喝六的,一气之下就走了。”

“我还是那话,他爱去哪儿去哪儿,别把他太当回事。我吃了孙家的磨盘会,还要去其他几个村里吃。吃饭也不光是吃饭,也在办案。办案有各种办法,不是坐在这里审,再拿铐子到处铐、绳子到处捆,有时吃饭打牌也是办,那叫侦办。再说了,所里办好多案子,还全凭村干部帮忙哩。跟人家都闹成两张皮,出门依靠谁去。跟这些人打交道,没有你想的那么纯粹简单!”

安北斗是怎么也说不过何首魁的。连南归雁的话,在这里也啥作用不起,何况自己。他本来是希望派出所也去一个人,把摩托开上,找人办事都方便。一看偏斗摩托周边铐了好几个嫌犯,何所又是那态度,他就只好自己坐班车上县去了。

16 雪城

安北斗进城那天晚上,大雪把县城覆盖得只能看见一街两行的红灯笼。有的灯笼上都落着厚厚一层雪。街上除了零零星星的孩子在堆雪人、放鞭炮,几乎没有什么人影。只是家家户户都能传出划拳猜宝声。有人甚至跑出门来,一阵呕吐,又被人搀回去继续喝。安北斗除了开会,平常很少进城。加之雪夜对城区的笼罩,都辨不清东南西北了。他觉得首先还是应该到县委和政府门口看看,兴许一下就能找到温如风呢。他是问了几个大一点的孩子,才有人给他指了指方向。

县城毕竟小,不一会儿就到了政府门口。这儿什么也没有,只有几条游狗在雪地里乱嗅。他还跑到一个“五讲四美三热爱”广告牌后边找了找,那里倒是窝缩着一个流浪汉,但不是温如风。政府大门紧闭着,他轻轻推开侧门的一条缝,看门老头问干啥,他说找人。老头看了看他背得鼓囊囊的李季说:“大年关的,找什么人?给人行礼都不看时候。”

他急忙解释说:“我是北斗镇的,有人可能到县上告状来了……”

还没等他说完,老头就说:“还没上班呢,告的哪门子状。出去,把门闭下!”他还朝院子里探了探头,除了满地积雪,的确空空如也,他就退出来了。虽然看门老头态度不好,但他心里还是感到一阵安然,说明温如风没到县政府来。

(未完待续)

去老万玉家

张炜 (连载 73)



时辰,“五微子”被副都统下令处死了,地点就是那片泥沼。舒莞屏被可怖的讯息击蒙了,贴紧墙壁才没有歪倒。他的脸惨白如纸,紧闭双眼,让自己沉入无边的黑暗。“公子,总教习大人!”小棉玉呼叫,摇动。他仍旧陷入梦中,是一场噩梦。他睁开眼:“提调,大公亲,手交与我一对小海雀啊!这是真的,它们还在!我不相信!”小棉玉被这双眸子的神色吓住了。

五

舒莞屏一直躺在榻上。憨儿找来大药堂的人,被他微弱而冷利的声音斥走。“大人切要爱惜自己啊!”憨儿把冷粥一遍遍温热。午夜,舒莞屏坐等凌晨。从未如此孤单和孱弱。一个声音在心底呻吟:“老院公啊,您说凡灾殃到来之前,静下心一定会听到它的蹄声,那是一种魔兽,会发出‘嚓嚓’‘噗噗’的声音!我在渡轮上听过,在抵达沙堡岛的旅途上听过。第一次验证了,第二次正待验证。老院公啊,您不在,这里再无人帮我。”

越来越多的凌晨静坐。他对自己充满怜悯,还有愤恨。在沙堡岛沉寂的墨夜中,他想再次捕捉由远而近的“噗噗”声,屏住呼吸。远

处有均匀的风,它携来隐隐涛声。一片漆色里有个若有若无的光点,不,是两个,像精灵的眼睛。他站起,啊,两只小海雀正闪烁萤光。他捧在手中,移近了看。点燃烛光,长时间看它水墨泪出似的斑点,用食指触及逼人的滑润和凉意。寻一张草纸包起,挪到屋角,那儿有一个木斗,装了垃圾杂物。他将其投入木斗。

恍惚中,有人叩门,轻轻的。这一次不是幻觉。门开了。是那个瘦削青年,他手擎蜡烛,后面是冷霖渡。“大人。”舒莞屏手撑床榻努力坐起。冷大人按一下,让他躺下。冷霖渡将烛光移近,看一张虚弱苍白的面庞。“公子,我是特意来这里表达歉意的。嗯,岂止如此,相信我,那个不幸的消息让我伤痛不已。”冷大人神色如冰,声音滞涩。舒莞屏无一声回应。“我万万想不到副都统下手这么快。也许是情势逼人吧,河东敌军已经集结完毕了。这是我们几年来,不是从未有过的险峻啊。我心无二用,大公也是如此。”

舒莞屏听着均匀的时钟嘀嗒声,循着对方的思路,嗅到了浓浓的硝味儿。可是他很快想起了另一个人,就是那个绝望者,这人最后听信并记住了两个字:“等待”。在最后的时刻,那人会诅咒一些

人,包括一位总教习大人。“我会惩戒那位副都统。”冷霖渡站起,消逝在深浓的夜色中。

上午九时,小棉玉来了。“提调大人!”小棉玉一直站立,口气急促:“总教习大人,我是来告诉你,刚刚大公去辅成院了!她被那个消息震惊了,说‘晚了一步’。她扶住那个银库匠师,两人一起流泪。”

舒莞屏看着她。“公子,这是我生来第三次看到大公流泪,一次是她城南巡视,扶起被兵士踢倒的老人,再一次是为死去的白马,如今是第三次了。她问起了公子,因为我太难受了,没来这儿。我还要告诉你,河东吃紧,开战的一天不远了。”她声音渐渐低沉,停住。舒莞屏怔着,喃喃自语:“大公亲口答应过我。她不会骗我的。”

舒莞屏在憨儿的陪伴下去林中走了一会儿。林径和府前空地多了几个卫士,这都是副都统的人。憨儿说:“大人,那家伙被惩戒了!”他抬起询问的眼睛,憨儿恨恨道:“若不是战前,这个副都统定会被裁撤!这次惩戒记上文书,还要削减月银!”舒莞屏大失所望:“这算什么!”憨儿咬咬嘴唇:“不是不报,时候未到。会有那一天的。”

(未完待续)